

上战场，害怕吗？

这是抗战老兵的回答——

“我上年参军，下午就上了战场，一点没有怕过。”近百岁高龄的张庆功说，桂林弹雨中，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我是八路军，我身后有老百姓，不能退。”105岁的武思，讲起那段峥嵘岁月，依旧热血沸腾。

“不怕！咱们共产党员不怕死，牺牲了都是光荣的！”年过百岁的郝顺祥的声音坚定有力。

朴素的答案，必胜的信念，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当年穿越硝烟战火青春少年，已鬓发霜雪，步履蹒跚。走近抗战老兵，聆听他们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事，透过历经风霜的面庞，可以触摸那颗终不曾褪色的信仰。

抗战老兵是国家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胜利的见证。80多年前，这些抗战老兵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大好河山，谱写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他们浴血奋战的壮志豪情、抵御外侮的铮铮骨气、牺牲奉献的崇高品质，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以国之名，致敬功勋。

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安排了由300多名抗战老兵组成的方阵，作为第一方阵接受检阅，包含有抗战老兵、支前模范代表以及英烈子女代表等，体现了对英雄前辈的崇高敬意。他们经过天安门时，留下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瞬间，感动了全国各族人民，也感动了全世界。

“我们是让敌人防不胜防的‘夜老虎’”

本报记者 范昊天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骏马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在中部战区总医院，百岁老人李德富哼唱着《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很难想象，这位在离休后喜欢唱歌、打太极、上老年大学的慈祥老人，曾经是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队的一员。

李德富1924年出生于河北，5岁时随家人投奔在山东当铁路工人的父亲李连生。1939年10月，父子俩跟随队伍加入了八路军鲁南支队。

1940年冬至1943年春天，日伪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采取“扫荡”，蚕食等手段，意图消灭当地的抗日武装，鲁南军民采取“敌进我进”战术，努力打破敌人封锁。“我们是让敌人防不胜防的‘夜老虎’”，行军走路轻快灵巧，擅长“突然扑食”，李德富说。

1943年10月，李德富被任命为鲁南铁道大队长孙队长政治指导员，这支大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铁道游击队的原型。他和战友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依托微山湖地区群众支持，扒火车、截铁路、炸桥梁，不断破坏日军运输线，截获军火物资。

为了对付铁道队，日军高级特务渡边一郎在临城组织了“伪铁道队”，冒充铁道队队员

“号角吹起来，就要向前冲锋”

本报记者 张文豪

戴上老花镜，摩挲着相框，在河南民权县一处小院里，抗战老兵刘德山对着一张照片看得入迷：这是他10年前在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时的场景。当时，作为抗战前模范代表，老人乘坐战车驶过长安街，被媒体定格下了挥手致意的一刻。

“那一刻，我全身有用不完的劲，好像又回到了战场！”虽年事已高，刘德山声音依旧响亮。胸前，抗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以及各种荣誉勋章闪闪发光，“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了，我想再等一枚。”

时间倒回上世纪20年代，刘德山出生于黄河故道南岸的民权县，两岁时便被家人带出逃荒。1942年，他丢掉乞食的饭碗，加入新四军四师。

抗战烽火中，他转战豫东各地。在永城代庄，上级命令他们配合攻打日伪奸，他和战友“小米加步枪”，打死、俘虏奸300多人，又乘胜追击，俘虏驻扎在吕寨的汉奸，一举端掉了当地的汉奸武装。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死也不做汉奸。”老人说，虽然装备落后，但新四军群众基础好，军民配合打了不少胜仗。一次战斗让他至今无法忘却。

“守卫自己的家园，义不容辞”

本报记者 邵玉姿

河北石家庄市井径县井新花园人才公寓里，有一位特别的住户——年过百岁的抗战老兵郝顺祥。

客厅里，不同时期的军装摆满电视墙面，几个纪念章收藏盒整齐摆放在茶几上。“这些都是老各子最宝贝的东西！”郝顺祥的女婿刘建文笑着说道。

“19岁那年，我和哥哥是‘炮楼下的民兵’。”郝顺祥的老家在井径县威州镇西街村，当时，日军已侵占村子，在村子的高处建了一座炮楼，监视村民和八路军的情况。郝顺祥和哥哥则在炮楼的路上视下行动，秘密为当地游击队守卫枪支等物资。

不久后，意外发生了。“隔壁村的一个民兵被日军发现了，日军烧毁了他们的房子，杀死了他们一家人。”尽管过去多年，可无论何时想起，郝顺祥仍感到十分悲痛，“守卫自己的家园，义不容辞！”1944年8月，郝顺祥正式加入当地游击队。

“我们都是晚上行动，主要去干扰和偷袭日军驻守的炮楼。”郝顺祥说，炮楼建在地势高峻，难以攻下，大部分时候，大家或是在炮楼周围进行干扰行动，或是在日军或伪军下山路上埋地雷，起到震慑作用，防止他们在村里残害百姓和八路军。一年多里，郝顺祥和队员们先

“纵然情况危险，也没有半分退缩”

本报记者 门杰伟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吉林长春市二道区，今年98岁的抗战老兵孟繁德坐在家中，唱起《在太行山上》这首抗战歌曲，声音洪亮。激昂的歌声，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27年10月，孟繁德出生于山东邹平。小时候，他的父亲就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在父亲的影响下，年幼的孟繁德加入了当地的儿童团，走进周边40余个村镇演唱抗日救国歌曲。孟繁德说：“虽然当时我们年纪小，还不能拿枪上战场，但也要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0年，年仅13岁的孟繁德参加了八路军在山东组建的卫生训练队，由此正式参军入伍。

孟繁德回忆，当时日军“扫荡”非常严重。他们一边反“扫荡”，与敌人作斗争，一边抓住每分每秒学习医疗知识。“山里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房子就自己搭木棚，没有照明灯就点火把，没有医疗器械就拿木头铁丝做。”3个月后，孟繁德圆满完成任务，被分配到清西军分区担任卫生员。

战地医院没有固定场所，伤员分散隐蔽在各个村庄。“这村住3个，那村住5个。”孟繁德说，他记得最清楚，自己说：“

“敌人狠呐，可我们不怕”

本报记者 王昊男

北京朝阳区劲松九区一座居民楼里，97岁的张玉和静静躺在床上。女儿张维维掏出手机，点开“八路军小张”的微信账号，送到老人眼前。张玉和嘴唇翕动，眼眸里骤然迸发出光亮。

“碰到与抗战有关的内容，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转给他。他爱看！”张维维说，这个微信账号，是前些年张玉和的外孙帮着注册的，对这个昵称老人非常满意，“我们知道，那是父亲刻在骨子里的抗战记忆。”

张玉和，1928年出生，8个月丧母，12岁丧父，奶奶一手将其带大。1942年，14岁的张玉和目睹日寇暴行，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报国会。张玉和回忆，“那时就一个念头：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

刚参加革命时，张玉和是没有枪的。没有枪，热武器是武器，张玉和的第一场特殊战斗在夜幕下展开。

那时，张玉和的家乡（今北京平谷）附近，日寇沿公路每隔二里地便筑起一座炮楼，并在路边掘出四五米深的深沟，意图困死八路军在附近山中的机动力量。八路军要过沟有一个办法——在壕沟沟壁上挖“脚窝儿”。“脚窝儿”像一道暗梯，部队官兵踩着它从沟里“拾级”而上，爬上沟沿，就能放火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当年，同时参军的青年一共7人，其他6人都牺牲了。”张维维说，前几年，张玉和常在深夜睡梦中突然惊醒打踢，“还会厉声呼喊，‘冲啊！小心手榴弹’……那是他脑海里最深处的记忆。”



图①：抗战老兵刘德山和女儿翻看照片。 本报记者 张文豪摄

图②：抗战老兵鲍启大为中小學生讲述战斗故事。 张 妍摄

图③：抗战老兵郝顺祥的女儿为郝顺祥整理衣服。 梁子栋摄

图④：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图⑤：抗战老兵孟繁德。 本报记者 门杰伟摄

图⑥：抗战老兵宣征华勉励新兵入伍。 徐 伟摄

图⑦：抗战老兵赵明秀敬礼。 马梦迪摄

图⑧：抗战老兵刘寿山敬礼。 晋冰洁摄

图⑨：辽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藏历史广场，群众缅怀革命先烈。

图⑩：抗战老兵马凤臣向志愿者们讲述革命故事。 新华社记者 鲜新江摄

图⑪：抗战老兵张玉和。 王 星摄

图⑫：抗战老兵张宝义。 受访者供图

图⑬：抗战老兵宋志成讲述红色故事。 杨明欣摄

图⑭：江西赣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抗战老兵与少先队员在一起。 吕政摄

图⑮：江苏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广场雕塑。 新华社记者 胡江海摄

图⑯：“抗战长城”——北京密云区古北口长城。 新华社记者 李 京摄

本版责编：金正波

本版贵编：李龙昊 吴月

版式设计：蔡华伟

“炮弹飞来，要趴在伤兵身上”

本报记者 徐 靖 金正波

安徽宣城市九洲小区的一楼小院内，阳光透过枝叶洒在轮椅上，96岁的鲍启太，时常带着它去附近公园转悠。

老人家中，陈设简单，客厅醒目处摆放着一枚戎装照。照片里，老人精神矍铄，胸前挂着一枚枚勋章闪闪发光，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

鲍启太，1929年出生。“那时候家里穷，没得吃也没得穿。”老人笑着说，交不起上学的三担米，平日里就帮帮工、放放牛。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到来，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少年时的鲍启太，听闻了太多日军在周边村庄的残忍暴行，更曾亲眼见到日军杀死老人。“穿军装，上战场，打鬼子！”在年少时的鲍启太心中悄悄萌芽。11岁时，他多次申请参军，“个头还差没枪长，他，每次都被拒了。”不能参军也不放弃，他自己组织村里同龄人训练队，为上战场做准备。

近年来，鲍启太记忆力逐渐衰退，口齿也不清晰了，但忆及年少，目光炯然。1941年，鲍启太第一次参加新四军，后因部队转移，与部队失去联系。1943年，他再次找到新四军，当过通讯员、勤务员。

鲍启太曾被送到新四军的卫生学校，后来在新四军第七师医院某分所当卫生员，一开始主要负责发药工作。

“发药一点岔子不能出，我就把药品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本报记者 郑泽洋 人民网记者 王晏如

“那时候的日子苦，部队条件也很艰苦，可是再苦我们也要坚持抗日。”山西太原市小店区北营街道田和社区的一间民居里，98岁的老兵赵明秀向记者讲起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对卫生员来说，伤员的生命重于一切。“炮弹飞来，要趴在伤兵身上。把我打死了不要紧，不能让伤员死掉了。”鲍启太斩钉截铁地说。

桂林弹雨的战场上，他曾亲眼见到战友们在机枪扫射中倒下，河水被染得通红。鲍启太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就是艰难，也要把侵略者赶出去。”

鲍启太曾经跟部队来到山东枣庄，他身手不错，连累被砍到城墙上把几个日本鬼子干掉。“刚爬上墙头，炮弹迎面而来。鲍启太老人腿左胸口告诉记者，他就是在战场战役中，他受了伤。

抗战后期，鲍启太也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那些年，我记不得得了多少伤。”老人展开右手大拇指，粗大的关节处，还残留着当年的炮弹碎片。

关东的暴雨，换来了如今幸福生活。近日，宣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老兵赴市第十一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讲台上，鲍启太告诉孩子们和部的珍贵与奋斗的意义，叮嘱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当红领巾系上脖颈，老人笑容灿烂，仿佛看到了红色血脉在稚嫩额头延续。

“唯一的念头就是保家卫国”

本报记者 王 者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进山东临沂市沂水县养老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廊道里传出抗战老兵景宝梅的铿锵歌声。

1926年，景宝梅出生于沂水县，1944年10月加入革命队伍，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烽火洗礼。

18岁那年，面对日寇侵略，景宝梅毅然参军，投身抗日救国。从医院到前线，他随部队转战山东多地，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紧急任务，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咱心里不怕牺牲，唯一的念头就是保家卫国！”

担任部队卫生兵时，景宝梅日夜坚守在救治伤员的岗位上，与死神展开惊心动魄的较量。个子高挑的她，常被安排在前线抬担架、扛伤员，穿梭在枪林弹雨间。

一次战斗中，伴随日军攻势加强，我方伤员数量急剧增加。景宝梅刚刚将一名重伤员抬上担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到不远处传来敌人的呼喊：“还有伤员，快来帮忙！”

顾不上疲惫，景宝梅立刻转身朝着呼喊声的方向跑去。炮火硝烟中，她发现了一名腿脚受伤的战士，鲜血已经将裤子染红。来不及多想，景宝梅迅速蹲下身子，简单为战士包扎伤口，和战友抬起担架奔跑。

就在这时，一枚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强大的冲击力将他们震倒在地。脸颊被弹片划伤了，但景宝梅顾不上疼痛，第一时间检查伤员情况。确认伤员无恙后，她和战友再次抬起担架，最终成功将伤员送回后方。

“以前这里是长长的，现在在皱纹多了，看不太出来了。”采访中，景宝梅用手轻轻抚摸，疤痕若隐若现。

一次夜行军，景宝梅在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奔波几个小时后，感觉脚趾钻心疼痛。她生怕拖了部队后腿，咬紧牙关，忍着痛前行。到了临时休息点，脱下鞋子一看，渗出的鲜血已粘住了袜子。

“不吃这些苦，又怎会有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申智林

“日寇对根据地扫荡，一次就我杀了我6名亲人。”一遍遍摩挲着胸口，年近百岁高龄的张庆功，回忆起84年前的腊月二十二日的下午，仍无法沉痛，“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1926年11月，张庆功出生在山西沁源县一个普通家庭。1941年，日军集结重兵，向沁源分进合击疯狂“围剿”，实施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

“那天我一家和三伯一家转移到5公里外的破旧窑洞里，还是被敌人发现。我一半的弟弟被母亲抱在怀里，子弹贯穿他的头，又穿过我的身体，残忍至极。”张庆功悲愤万分。

“国仇家恨，让我穿上了军装！”张庆功表示。1942年2月，16岁的张庆功加入沁源县一区抗日游击队。“我上年参军，下午就上了战场，一点没有怕过。”他说。

根据地的战斗任务之一，就是保护群众生产。1943年春天一个的夜晚，针对当时沁源日寇据点持续骚扰群众春耕的问题，张庆功所在的晋联会其他几个支部队，一起对沁源县城关日寇据点奇袭。

“我军三路突击队一齐出发，分别对抗来向南北两路晋联会和中路据点的敌人。”张庆功说，指挥所建在小土山的半山腰，上面有堡垒，自己跟着战友，一路

雨后初晴，记者来到重庆渝中区105岁的抗战老兵武思的家中。武思翻开老相册，给记者讲起了那段峥嵘岁月。

1940年，20岁的武思正在天津求学，但日军的侵略打碎了他平静的生活。“日寇推行‘奴化教育’，有一天，我和同学没向日本入土路敬礼，被他们当街打骂。”武思心中涌起仇恨和怒火，决心“不做亡国奴”。

山河破碎，在老师鼓励下，他和同学们偷偷跑到南山参加工人罢工。——五师冀东抗日游击队几名队员正在街头宣传抗日，听说这几名青年想打日本侵略者，就带着武思和同学们来到游击队根据地。从此，武思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游击队战士。

“参军两天，我就上了战场。”武思说，比出两根手指。“当时没有枪，刘班长给了我两枚手榴弹。战斗打响后，他爬到我身边，教我投了第一枚手榴弹。”

1942年，时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山西军分区敌后武工队班长的武思，前往河北省平山县一个村庄解救群众，发现对面山上还有日军。连长立即下令发起冲锋，武思冲在前，与一名日军展开近身肉搏。

“他的长枪刺进我的胸膛时，我忍着疼痛打了一枪，击毙了他。”武思揭开伤口，笑着给伤口做解释，“当时，对开枪里的子弹空了，我还剩一弹，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新中国成立后，武思退休，被分配到大西南工作，继续为人民服务。他光荣参军，武思始终持有一颗坚定爱国的赤子之心；国难当头冲锋在前，建设祖国勇挑大梁，履职尽责为民服务。

时至今日，在老家安享晚年的武思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坚持每日收看新闻，“看着国家和平、富强，老百姓生活平安、幸福，我们的奋斗没白费，值得！”武思说。

（徐清参采访）